

當我在朝聖
之路上

林
東
維
著

地理老師

故事從這裡開始，決定要出發前往法國南端的聖祥庇德波特(Saint Jean Piet de Port，簡稱 S.J.P.P.)的前一晚，我住在潘普洛納(Pamplona)的一間私立的庇護所，選了間便宜的十人房，當天晚上室友只有兩位，一位是帶我去酒吧體驗在地文化的斯洛伐克人Josep，巧的是他和我有相同的目標，也就是朝聖，由於假期關係，他計畫只走約一週的路程，打算接續自己前一次未完成的部分走下去；另一個人則是位畫家，對面餐廳請他在店外從事藝術創作，客人坐著用餐時可以隔著透明的玻璃欣賞他現場作畫，而另一方面也能吸引從旁經過的旅人，他把自己的油畫創作照片借我欣賞，同時向我透露自己是從南部北上潘普洛納，爺爺就是這裡出生的當地人，難怪他的作品主題有很多是關於牛，強烈的紅色使我至今仍難以忘懷。

隔天一早我和Josep比肩而坐，用著住處提供的餐點，當時還很早只有我跟他。

「我等等要出發，你呢？決定好了嗎？」Josep喝了口馬克杯內咖啡後問道。

「其實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多留一天。」我的內心對於未知的未來有點擔憂。



「祝你一切順利。」我接著說。

回到房間，我獨自坐在床上，把心情平靜下來，不一會，藝術家走了進來，敏銳地發現我所處的狀態。

「你怎麼啦？」關心的問道。

「我在思考要今天出發前往朝聖者辦公室，還是再多待一下。」我解釋道。

「你是個很有能量的人，不用急著出發，重點在體驗過程，內在比較重要。」得知我的猶豫後他說。

我最終擲了硬幣，鼓起勇氣決定按硬幣結果「今天出發」，我開始上網查如何到達車點，地圖上只顯示了車和站名，在交叉比對後我確定會停某一站，剛好離我不遠，退房後我背著後背包步行前往，抵達站牌等了一會，咦！對面不就是我要搭的那班車嗎？我著急過馬路，雙手一舉想讓司機看到，不料司機卻在胸前比了不能上車的手勢，路人對我講著西語並配著手勢想讓我理解，可惜半句我都聽不懂，不過大概知道要往前走一小段路才會有車站，不一會兒前方出現建築物，我順著指示搭乘扶梯下去，就看到巴士總站及售票口，我買了票，當時還沒什麼乘客，就獨自一人坐在椅子上，隔著一層玻璃，我看到了一張亞洲面孔，當時我因為怕尷尬沒有主動搭訕，不一會兒她走了出來，居然直接走向我。

「台灣人？」

「對啊，你是我在這遇到的第一位台灣人。」

「你也是要去走朝聖之路嗎？」

「是的。我要去朝聖者辦公室報到並領取朝聖者護照。」我剛說完車子就來了。

在異國碰到的這位同鄉她叫阿纖，上了車我們彷彿有種無形的默契似地前後而坐，蜿蜒的山路不時還能看見在走路的人及自行車經過，應該也是朝聖者吧，下了車還不是太適應，她帶著我前往朝聖者辦公室，由於辦公室尚未開始營業，我們便跟著人群等候著，繼續剛才的話題，分享雙方此次朝聖大概的目的，可以從中推斷同行與否，對我而言人生常常是緣分使然，阿纖有著超乎常人的纖細心思，辦理朝聖護照時，阿纖和我一同坐下，一位女性志工細心地講解，坦白說我聽不太懂，大多都是由她充當翻譯，順便幫我問了當地比較適合的朝聖者住宿，好讓我今晚有落腳處。

「這邊的扇貝是朝聖者的信物，你可以選一個你想要的，費用是隨喜捐，我已經有了。」等所有流程結束後，她向我介紹。

「那我要這個。」我拿著潔白的扇貝。

這就是她有別於一般人之處吧，對一個陌生人如此熱情地幫助。

「對了！你還沒吃吧？我們超市買點東西吃順便看有什麼可以明天帶上路當早



餐。」阿纖已經開始為明天盤算了。我們選了麵包夾臘肉及醃火腿肉吃，原來她有很多歐洲的旅遊經驗，幸運有她，不然我很難想像當地食材如何搭配，她買了啤酒跟我說在歐洲很適合喝酒，當時我有些驚訝，可能是她身為老師的身分，加上以往的我的教育背景中給我的刻板印象吧，她個人散發的溫暖氛圍，和突然說出的喝酒二字，有種奇妙的違和感。工作一整年的她，也終於熬到了暑假，現在正是釋放壓力的好時機。我們坐在石頭階梯上，前面可以看到河畔，不遠處還有人在水中嬉戲，一旁倒是來了情侶，手中提著兩瓶威士忌，我心中暗忖：「真不愧是歐洲！Here I am.」

阿纖得知我的背包重量後，建議我明天的路程不要負重，因為要穿過庇里牛斯山脈，須爬升一千公尺，之後下到平緩處才會抵達今晚的庇護所，她先領我去買了登山手杖，不過最後我真的用不習慣，發現它可以掛東西後就變成了國旗桿。

約莫下午時段，只見床鋪躺著不少人在休息，可能都是在為明早的行程做準備，我並不擔心，我對我的體力很有自信，不想那麼早休息，前方的座位就是我在最好的選擇，我找了空位坐下，一旁的老人在吃著東西，我簡短地介紹自己後，我們聊起天來。

「我的女兒也是台灣人，我之前在台灣工作時收養的，那時我參加一項大型計畫，有待了一陣子。」法國老人非常開心地說。

「真巧，你說參與的大型計畫是捷運工程嗎？當時好像有很多法國來的技術人

員。」我轉述朋友line告知我的資訊。

「是啊。那時在台灣工作了一段時間，我現在已經退休了，所以才有時間從法國開始走，今天剛好滿一個月了。」他拿出一張結合地勢、距離及耗費時間的手繪紀錄。

「好詳細喔，一個月了！所以還要走一個月囉。」我很驚訝。

「是的，我都可以了，你一定也可以的，你還這麼年輕！」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情。而我趕緊拿出我從台灣帶來的鳳梨酥與大家一起分享。



午餐後我與阿纖散步回住處



手繪的朝聖紀錄

晨間山景

天未亮時我已抵達約定點，不見人影，約五點半才見到朝聖者走來，是跟我同寢的韓國人，他說自己才剛結束寮國的行程，立馬就來這「朝聖」，仔細一問才知道原來他在三星工作，他說自己並不適合如此高壓的環境所以離職了，他因為行程便先出發，向他道別後沒多久，我就在漆黑中看見阿纖小巧的身影，阿纖說她擔心吵到別人，所以等到有人起床後才敢起來梳洗。凌晨有下雨，地上還布滿小水窪，而月光照在我的臉上，當時很是寧靜，隨著太陽的升起，越來越多的朝聖者出現，越到頂峰不乏見到成群的綿羊、守在一旁的牧羊犬及望向他們的牧羊人，我和阿纖有著不同節奏，她讓我照自己的速度先走，就在抵達前的下坡段，我遇到了一位名叫 Leon 的荷蘭旅遊作家，他也從法國東部開始走，他邊走邊分享他的書籍以及他如何創作，不到中午我們便抵達龍塞斯瓦列斯(Roncesvalles)，他問我要不要再多走幾公里去下一個庇護所，畢竟這間床位很多，晚上睡覺會很吵，如果要可以幫我訂，不過我要等我的後背包，下午兩點會運到這，加上阿纖還在後頭，我便婉拒並感謝他的好意，隨意走走認識一下環境，找了張長



椅坐著，陽光就照在我的身上，心情很是輕快。

我生命中時常會接觸身心靈相關的人事物，有一句影響我很深的話：「看待事情的角度決定了事情的發展。」記得當初在台北的二樓咖啡廳，講者神采奕奕地述說著朝聖旅程的總總，過程中不忘提醒第一天翻越庇里牛斯山，對於初來乍到的朝聖新鮮人將是一大挑戰，不僅停頓的點要仔細斟酌，還要注意背包的重量及當天的體能狀況……等等。如今回想起來，我只記得我很專注地踏著每一次的步伐，一旁有著祥和的動物、植物及群山美景陪伴，沉浸在這種種的氛圍中，我開始感受到朝聖之路的魅力了。

當我在
朝聖之路上





當我在
朝聖之路上

